





## 目 录

---

## 目 录

小引.....	2
狗·猫·鼠.....	5
阿长与《山海经》 .....	16
《二十四孝图》 .....	24
五猖会 .....	38
无常 .....	41
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.....	52
父亲的病 .....	58
琐记 .....	65
藤野先生 .....	76
范爱农 .....	84
后记 .....	95

本书收作者一九二六年所作回忆散文十篇。  
一九二八年九月由北京未名社初版，列为作者所  
编的《未名新集》之一。一九三二年九月改由上  
海北新书局出版。

小 引<sup>[1]</sup>

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，然而委实不容易。目前是这么离奇，心里是这么芜杂。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，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，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。中国的做文章有轨范，世事也仍然是螺旋。前几天我离开中山大学的时候，便想起四个月以前的离开厦门大学；听到飞机在头上鸣叫，竟记得了一年前在北京城上日日旋绕的飞机<sup>[2]</sup>。我那时还做了一篇短文，叫做《一觉》。现在是，连这“一觉”也没有了。

广州的天气热得真早，夕阳从西窗射入，逼得人只能勉强穿一件单衣。书桌上的一盆“水横枝”<sup>[3]</sup>，是我先前没有见过的：就是一段树，只要浸在水中，枝叶便青葱得可爱。看看绿叶，编编旧稿，总算也在做一点事。做着这等事，真是虽生之日，犹死之年，很可以驱除炎热的。

前天，已将《野草》编定了；这回便轮到陆续载在《莽原》<sup>[4]</sup>上的《旧事重提》，我还替他改了一个名称：《朝花夕拾》。带露折花，色香自然要好得多，但是我不能够。便是现在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，我也还不能使他即刻幻化，转成离奇和芜杂的文章。或者，他日仰看流云时，会在我的眼前一闪烁罢。

我有一时，曾经屡次忆起儿时故乡所吃的蔬果：菱角，

罗汉豆，茭白，香瓜。凡这些，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；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。后来，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，也不过如此；惟独在记忆上，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。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，使我时时反顾。

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，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。文体大概很杂乱，因为是或作或辍，经了九个月之多。环境也不一：前两篇写于北京寓所<sup>(5)</sup>的东壁下；中三篇是流离中<sup>(6)</sup>所作，地方是医院和木匠房；后五篇却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的楼上，已经是被学者们<sup>(7)</sup>挤出集团之后了。

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，鲁迅于广州白云楼记。

\* \* \*

〔1〕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五日北京《莽原》半月刊第二卷第十期。

〔2〕 参看本卷第 225 页注<sup>[2]</sup>。

〔3〕 “水横枝” 一种盆景。在广州等南方暖和地区，取栀子的一段浸植于水钵中，能长绿叶，可供观赏。

〔4〕 《莽原》 文艺刊物，鲁迅编辑。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创刊于北京。初为周刊，附《京报》发行，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至第三十二期休刊。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起改为半月刊，由未名社出版。一九二六年八月鲁迅离京后，改由韦素园接编。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至第四十八期停刊。

〔5〕 北京寓所 指作者在北京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的寓所。现为鲁迅博物馆的一部分。

〔6〕 流离中 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惨案后，北洋政府曾拟通缉当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